



上世纪初，出生自潍北的京剧名角彦福一次演出后，得到梅兰芳的青睐，消息传出更是火遍胶济铁路沿线。彦福幼时家贫，他偶然扮作画上的嫦娥，竟十分俊俏，由此生出进戏班唱戏赚钱的想法。彦福对嫦娥情有独钟，曾参与创作《嫦娥奔月》剧本，可惜因年老未能将其搬上舞台。

彦福技艺惊看客 梅兰芳来信交流

旧时潍北流传着这样的谚语，“彦福家在西北乡，潍县也出梅兰芳”。彦福本名孙作楫，彦福是艺名，出生于潍县西北乡禹王台下的西北孙村。上世纪初，彦福为胶济铁路沿线京剧舞台上的“红角儿”。他率领的潍县“四喜班”演遍山东半岛，在济南、青岛等大城市舞台上倍受追捧。老一辈人传说，有一年他在昌邑乡下演戏，有一年轻媳妇抱上孩子去看戏，戏散了回到家中，孩子还睡在炕上，原来抱去的是一个枕头。为了不耽误看彦福的戏，姑娘媳妇把鞋都跑掉了，于是有了“彦福上了台，姑娘媳妇掉了鞋”的谚语。

军阀张宗昌督鲁期间，正在各地演出的彦福忽然收到了潍县四喜班成员孙君收的来信，出人意料，信是京剧“四大名旦”之一的梅兰芳先生从北京寄来的。

原来，前段时间，张宗昌在其老家掖县为父亲祝寿，大摆阔场，内宅演戏舞台上请来了梅兰芳、余叔岩等泰斗级名角儿，野台子戏上找的是各地小戏班献艺。梅先生卸妆后走出宅院，想随便看看这些乡间小戏的“杂耍”，不想，这一看却震惊了，舞台上扮演小姑娘的正是彦福。梅先生对京剧剧目了如指掌，当然知道演的是《双怀印》。只见琴弦低吟，一个人惟妙惟肖地在台上表演，少女冒着危险，搭救井下落难的未婚夫，害羞、紧张、害怕，全都淋漓尽致地表现了出来。台下观众紧张得大气都不敢喘，头上甚至冒出了汗珠儿，眼睛全都盯向舞台，鸦雀无声。这样的效果，实属难得。回到北京，梅先生就书信一封，表示愿意与这位野台上的“孙君”经常书信往来，交流戏艺。消息传出，彦福在胶济铁路沿线更是闻名。有一首《潍县竹枝词》这样写道：“彦福有家住北乡，潍县也出梅兰芳。下台常被人围绕，大汉保镖仗武行。”彦福台上扮相俊美，下台后也被观众团团围住，一睹真容与风采。



张宗昌为父祝寿，野台子戏上找的是各地小戏班献艺。

彦福扮嫦娥惊艳 “金莲飞燕”成拿手绝活

民间相传，彦福成名有两个与嫦娥相关的细节。

少年时，彦福家贫，父亲早亡，由母亲带领逃荒去了胶南泊里镇的姥姥家，为了不天天“戳狗牙”要饭，只得进入当地小戏班学艺，干这被看作“下九流”的营生。“一九加一九，梨园子弟挨村走。三九二十七，梨园子弟没饭吃。四九三十六，小狗皮里虱子厚。”这样的一首“九九歌”，是旧时乡间戏曲艺人的真实生活写照。在戏班里受尽煎熬，动辄被班主一顿痛打。人在悲苦中最容易想家，彦福想起了潍县北洼里的老家，虽然穷，却很温暖。彦福母亲信奉嫦娥，在小草屋里贴着一张嫦娥的画，有一次他调皮，穿起了女孩的衣服，二姐说他真像画上嫦娥那样俊。受此启发，彦福向班主提出了学“男旦”的想法，不想这一来却渐渐成了戏班中的台柱子。

彦福出徒后回到潍县，一位出家人慧眼识珠，资助他成立了自己的戏班，彦福有一手绝活儿“金莲飞燕”。旧时舞台上，男旦演的女性是三寸金莲，把木头做成的小脚模型套在脚尖上，还得走出行云流水的台步，戏谚里称“踩跷”，有观众是专门瞧演员的“踩跷”功夫的。一场戏下来，演员脚肿得像榔头，痛苦不堪。后来，彦福又受嫦娥画的启发，仙袂飘飘的嫦娥飞扬在月宫里，衣裙拖地，没有人知道她是三寸金莲还是天足。彦福的闺门旦改了戏妆，长衣拖在台毯上，脱下“踩跷”来，凭着腰身功夫和天足，台步走成了戏水燕子的轻俏妩媚，观众误以为他仍然“踩跷”，把这赞为“金莲飞燕”。有一年，在县城沙滩上搭台唱《十三妹》，天下大雨，为了看到这手绝活，观众久久不散。彦福深受感动，冒着戏棚的漏雨，连走了几圈这样的台步，让人们大饱眼福。

创作嫦娥奔月剧本 遗憾未能搬上舞台

旧时梨园行，演员多在后台供奉自己的神仙偶像，香烟缭绕，三跪九叩首。如，“红净”供奉关羽，生角供奉秦琼，演闺门旦的彦福供奉的就是月里仙子嫦娥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为响应国家艺术上“百花齐放”的号召，潍县京剧团要出新戏，剧团有人建议把彦福请到团里来，专门负责带新人。从艺道路上，嫦娥始终是彦福心中一个难以了却的情结。他用了几年时间，与剧团成员一道创作出大戏剧本《嫦娥奔月》，剧本的设计尽显嫦娥的美丽善良和彦福的拿

手绝活“金莲飞燕”，只是此时他已年老体衰，力不能及，怕损害了心中美好的形象，这部戏久久没有搬上舞台。他退休时还叮嘱年轻同行，一定要把剧本好好保存。直至20世纪70年代，剧本还保存在剧团骨干演员手中。

只是此时，彦福已长眠于地下，不能将嫦娥搬上舞台成了他永远的遗憾。夜深人静，草木窸窣，秋虫低吟，流水溅溅。一缕月光照上来，可能这位人间舞台上的少女，会与月宫里的嫦娥开始絮絮低语吧。

嫦娥成就男旦梦

